

节气

■张宏宇

清晨五点多,西湖的水面已泛起微光。我站在断桥边,看着几位老人缓缓打起太极拳,动作行云流水,与湖面泛起的微波形成奇妙的呼应。这是杭州夏至日最早的仪式,在一年中白昼最长的这天,老杭州人习惯用这种方式迎接太阳。

夏至的杭州,是一座浸泡在水汽里的城市。这种湿热,以一种江南特有的缠绵渗透进城市的每个角落。走在河坊街的青石板上,能感觉到从石板缝隙里渗出的潮湿气息,混合着两旁店铺飘出的龙井茶香、定胜糕的甜腻和东坡肉的油润,这是杭州独特的城市叙事。

杭州人对付夏至的湿热,有一套世代相传的饮食智慧。清晨的茶馆里,老人们用青瓷杯泡开明前龙井,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,释放出豆香与栗香的混合气息。“夏至饮茶,不单单是为了解渴。”古稀之年的老先生告诉我:“龙井性寒,能解暑热,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之道。”茶馆角落里的电扇嗡嗡转动,搅动着茶香与老人们关于往事的闲谈。

正午阳光热烈,知了在枝头齐声奏乐。随意踏入街头一家热闹的面馆,食客

夏至杭州

们对着热气腾腾的片儿川面大快朵颐,汗水顺着脸颊滑落。

这碗面表面朴素无华,实则内藏乾坤,以雪菜的清新、笋片的脆嫩与瘦肉片的鲜美,交织成独特的浇头。面馆老板在氤氲的热气中边下面条边讲述:“夏至食面,寓意长长久久。老杭州人深信,夏至之日品面,能借面条之长,祈求长寿之福。”滚烫的面汤虽让人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,却也神奇地驱散了体内的暑气。

午后三时,胡庆余堂的门槛前已悄然排起长队。恰逢夏至,杭州人遵循购买“夏至茶”的传统习俗,此茶由藿香、佩兰、薄荷等天然草药调配而成,古老的药柜缓缓散发出阵阵药香。

夕阳缓缓沉入地平线,西湖畔的长椅上坐满摇着蒲扇的老人们。他们不约而同望向波光粼粼的湖面,享受着夏至夜的西湖晚风。一位老人与我攀谈起来:“这风自湖面悠然而至,经由苏堤柳丝的轻抚,携带着湿润与树香,俨然自然界的空调,令人心旷神怡。”他轻摇手中的扇子,扇面上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诗句虽已斑驳,却依然透着一份雅致。

随着夜幕低垂,河坊街的夜市逐渐沸腾起来。夏至时节的美食竞相登场——冰

镇木莲豆腐盛于青花小碗中,点缀着薄荷糖水,清凉解暑;绿豆汤上浮着几粒糯米,甜而不腻,恰到好处;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“夏至饼”,那是一种以艾草汁和面烤制而成的小饼,散发着淡淡的草药香,别有一番风味。“艾草既能驱蚊又能防病。”摊主手法娴熟地打包,“夏至这天吃了,整个夏天蚊虫都不敢靠近。”

踏入一家小店,点一碗黄鱼面,这是杭州夏至的另一道传统美味。店主一边熟练地处理着黄鱼,一边娓娓道来:“老杭州有个说法,冬至馄饨夏至面,最好吃一碗吃黄鱼,寓意‘有余’。”碗中鱼肉洁白如雪,汤色乳白,撒上的胡椒粉,在灯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点。

窗外,现代杭州的霓虹灯璀璨夺目。窗内,百年传承的味道在唇齿间流转。深夜时分,再次坐在西湖边的石凳上,凝视着对岸城市灯火在水中的倒影。一位前来乘凉的老人悄然坐到我身旁,聊起杭州的夏天:“现在年轻人喜欢待在空调房里,我们那时候,夏天都在西湖边乘凉,听老人讲白蛇传的故事,那才是真正的夏天。”

离开西湖时,已近午夜。空气依旧潮湿,但已不再如白日那般黏人。杭州的夏至之所以令人难忘,正是因为它能



坦然面对湿热,不抗拒传统,以一种从容不迫的姿态,将这些都转化为城市独特的魅力。在这里,解暑不仅依赖于现代化的电器,更在于那些流传千年的生活方式。

夏至杭州,在湿热中保持优雅与从

容,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舒适的平衡。一座城市的灵魂,不在于现代化程度有多高,而在于能否铭记自己的历史根源,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坚守并传承那些恒久的价值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草原马兰开

■张伟

马兰花开时,草原便醒了。

入夏后,北疆之地,马兰花就地堇生,一丛丛、一簇簇开得绚烂热烈。千千万万朵马兰花,以磅礴燎原之势涌动,为夏日草原带来一场盛大蓬勃又绵延优雅的紫色浪漫。

马兰是花,亦是草,多生于山野沟岔、草场坡地、沙漠戈壁,房前屋后、道旁树下也极常见,城市绿化亦有其身影。马兰、马棘、马莲都是其别称,可唯独“马兰花”这个名字叫得广,也叫得响。

不管在乡野还是城市,马兰花实在太过常见。花未开时,几乎引不起注意,就连牛、马、羊、骆驼也不喜食,更少了几分山野灵气。然而,它们依然无拘无束地生长,任凭风吹雨打和日晒,依旧自开自落,活出最自在率真的模样。

马兰花倔强。有一年草原大旱,牧草黄绿参半,草原少了往日的生机,可马兰花风采依旧。辽阔的草原上,它们扎根于干裂的沙土中,嫩生成丛,长叶开花,不追赶季节的热闹,安静地绽放在初夏。“今年天气多变,霜冻和沙尘暴交替侵袭,今年的马兰花大抵要比往年逊色了。”我心里暗想。

可一个多月后,我便为自己的揣测心生歉意。

初夏的清晨,我们沿着草甸走向草原深处,一株株马兰花开得洒脱、热情,露珠躺在花瓣的怀抱里沐浴晨光,折射出朝阳的光芒。那些遭了霜打的,又冒出新的花苞,呼之待放;那些被风沙吹得灰头土面的,抽出的花苞更显蓝紫,独特别致。我不止一次见过被牛羊群踩踏过的马兰,两三日后便又挺立风中。如此看来,马兰花果真是草原上最顽强的生命之一。

一次采风时,当地牧民告诉我,多年前,草原荒漠化严重,水分蒸发使得土地多盐碱化,泛起大小不一的灰白色晶体,百草不旺,牲畜不肥。后来,人们在地里撒满马兰花种子,三年土壤有了营养,五年后生态有了很大改善。马兰花像忠诚的卫士,一年四时,犹自青青,更在夏日盈盈绽放,默默守护着荒原大漠。

马兰花虽缺少草木灵气,盛开时却能为草原增添诸多优雅。起初,只是零星几点淡紫色的花苞,有的半掩于株丛中,有的花苞蹿出叶丛,亭亭玉立,还有的静坐于细长苗条的花茎顶端,端庄典雅。俯身细听,便会听到花苞“嘭”地打开的响动。乍开的六片花瓣错落有致舒展着,花瓣上深深浅浅的脉络轻轻颤动。几日光景,那紫色便绽放如簇,随即连成片,似繁星缀地般耀眼。风过处,成片的花儿起伏绽放,宛如紫色的花海波浪。

马兰马兰,丛生丛长;不为人贵,开如兰蕙;兰兰幽草,落落紫葩。

马兰花更具药用价值,根、茎、叶、花皆可入药,能清热利湿、止血消肿、抗菌止痛,种子也能退烧、解毒、驱虫。

夕阳西下时,我喜欢躺在花丛中听歌,看晚霞将花瓣染成金紫色。“马兰花,马兰花,风吹雨打都不怕,勤劳的人在说话,请你马上就开花。”听,整片草原上都传唱着幸福、和谐。

马兰花,是草原儿女的故乡花。看,那花瓣层叠着近似一横一竖的花型,多像一撇一捺的“人”型,它们正以勇敢和坚强的姿态,绽放在草原,向着阳光挺拔生长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■于文波

下班后,依在桌前看书,隐隐听到阳台传来类似团纸的声音。心生疑问,于是拉开窗帘查看,原来是山里下雨了,团纸声正是雨点猛打在水泥檐墙上的声音。

矿区的雨来得急,停得也快,对面楼下广场的地面刚被打湿,雨就戛然而止了。

山里的夏天就是这样,天空中总是不乏几朵雨做的云。

第一次到矿上出差,大概是十年前,也是个夏天。我和同事住在距离矿区最近的一处酒店,来时晴空万里,办完人住下楼准备吃晚饭,倾盆大雨就开始了。正值初夏,我们正庆幸赶上凉快的气候,不曾想,雨后的山里,冷得我们哆哆嗦着又跑回房间。

酒店在矿区对面,透过挂着雨水的玻璃望过

去,夜幕下的矿区灯火通明,尤其那条横贯矿区的大路,两排路灯在泼墨般的雨夜里格外闪亮。

那时的我并不知道,这里即

将是我下一个工作地。

第二年,公司开始统销这里的煤炭资源,我们开启了驻矿办公。住进宿舍后,我们白天在矿上上班,晚上住在矿区。有时周末忙不完工作,也待在矿上。

慢慢地,我适应了矿区生活,后来渐渐喜欢上这里的雨,觉得每逢一场山雨,都像与矿山展开一次通透的对话。

有一天中午去上班,脚刚迈出楼门,太阳还在头上,铜钱大的雨珠劈里啪啦砸在地上,迸裂的水花在方形地砖上溅开道道水痕,泛起浅浅的尘土。湛蓝的天空、高悬的太阳、铜钱大的雨点……矿山就像个顽童,夏日里撑起一把漏雨的伞,让你来不及找到那朵裹雨的云。

还有一次周末,我在矿上加班,当时正值盛夏,忙完工作后,看着烈日发愁,想着家里凉快的空调,便决定回家休周末。抓起车钥匙往停车场赶,刚出矿区大门不远,瓢泼大雨就来了,雨刷器疯狂回摆,刚清晰的视野瞬间又被雨幕

矿山雨迹

模糊。路上很快积满了水,过行的车辆纷纷打开双闪。我没见过矿区下这么大的雨,看着雨刷器疯狂抓挠玻璃,不由地将车慢慢开到路边的停车区。

想着上次的急雨,心想耐心地等一等。谁知半小时过去了,大雨丝毫没有停下来,外面的拉煤车有序地打着双闪往前走,我犹豫片刻,鼓起勇气重新出发。

转弯,车驶进隧道,耳边终于可以安静片刻,心想驶出隧道就算是出了矿区,雨说不定就没那么急了。谁知,还没出隧道,远远就看见前方是耀眼的艳阳天。

我不禁笑起来,又被矿山给“捉弄”了。你看,一侧是泼墨山水的倾盆大雨,另一侧却是油彩重抹的鎏金艳阳,刚刚慌乱的雨点节奏,此刻又成了织锦的“火焰”。矿山的雨,让我体验了一把“隧道穿越”。

如今,十年时光悄然流逝,矿山的雨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独特的印记。每次与雨相遇的瞬间,都会勾起我与矿山的深厚情感。看着雨水落下,我总会想起那里的生活,仿佛还能聆听到来自矿山的密语。急促、舒缓,既像在诉说矿区的忙碌与艰辛,又仿佛在传递着那里的宁静与美好。

矿山的雨,见证我在矿山的奋斗岁月。未来的日子,无论风雨如何变幻,我知道,我与矿山的对话不会落幕,只会随着岁月流转,愈发醇厚绵长。

(作者供职于陕煤运销集团)

鸡鸣清晨

■时春香

南京西北角的竹镇门前,淌着条河,是滁河的支流。晨雾贴着水面游走时,青石板路上便浮起一层薄纱,将沿街의粉墙黛瓦酒染成水墨画里的淡影。船娘摇橹的欸乃声揉碎了寂静,惊起三两栖在乌篷顶的鸟儿。

老街最热闹处,总飘着牛骨汤的醇香。陈记面馆的门槛早被食客们踩得油亮,老板娘阿英系着靛蓝围裙,立在雾气缭绕的灶台前。面案上摆着昨夜醒好的面团,她抄起擀杖的力道像在弹奏古琴,面团犹如在晨光里翻涌成层层叠叠的浪。20年前她接过婆婆的竹篾箩筛时,老面头里沉睡的酵母菌似乎就认定了这双手的温度。

头锅汤煮沸时,檐角的铜铃正敲响五更天。阿英揭开陶瓮,20年老卤像琥珀凝着岁月。这汤头里藏着竹镇的秘密——六合黄牛的后腿肉需在霜降后腌制,与江宁山间采来的野菌慢煨两昼夜;那几朵金灿灿的黄花,得赶在梅雨季前晒足7天。

靠窗的八仙桌坐着已经退休的老周,他比年轻时更早蹭响老街的石板,而且总要等那碗飘着翡翠葱花的面汤见了底,才肯掏出怀表瞄一眼。当年,就是在面馆门口,老周将装着腌黄瓜的玻璃罐塞进女儿的帆布包,送她去省城读书。如今,老周的外孙女视频时总问:“外公今天在面馆排到第几碗啦?”

面案下的陶罐藏着老街的故事,最旧的那个

装着上世纪90年代粮票。那时,阿英推着板车沿街叫卖,总要把头巾裹紧些才敢穿过新开的超市。对面王裁缝还记得她赊面时的窘态,却总摆摆手说:“记什么账,就当给我孙女存嫁妆。”后来超市关了门,裁缝铺的缝纫机声倒和揉面声奏成了和弦。

后厨的竹匾晾着今年的新麦,阿英的丈夫老李弓着脊背在石磨前打转。电磨机买来三年了,他还是固执地守着祖传的玄武岩磨盘。“机器转得快,麦子的魂就散了。”他说这话时,总望着巷口那株200年的银杏。

梅雨来得急,檐角的蛛网坠满水珠。阿英往汤里多添了把老姜,这是婆婆留下的方子。穿校服的孩子挤在塑料棚下,书包带子垂进面汤里也浑然不觉。

面馆梁上悬着块乌木匾,是那年洪水退去后老街集体送的。彼时灶台淹了半截,阿英踩着三轮车给安置点送了3天阳春面。匾上“古道热肠”四个字被熏得模糊,倒像浸透了20年油烟气。最让她动容的,是自己生病那个月,街坊们轮流守店,连舀汤的铜勺都不曾挪位半分。

暮春头茬黄花上市时,整条街都浮动蜜香。阿英挎着竹篮去渡口接船,摆渡人照例多塞两把:“带给我外甥的,他在国外开餐馆,非说当地的黄花没灵魂。”

深秋的雾最浓,阿英在面汤腾起的热气里,



望见穿红袄的姑娘

挽着竹篮走来,恍

如30年前初嫁时的自己。

新熬的辣油在粗瓷碗里漾开,

她忽然懂得婆婆当年攥着灶灰的深

意——这氤氲了百年的烟火气,需要人

用一生去煨一锅乡愁。

当老街的墙砖爬满凌霄花时,阿英开始教女儿揉面。姑娘白净的手腕压不住擀面杖,面团总溜到案角。“急什么,麦穗要经九场雨才低头呢。”窗外的滁河正缓缓流淌,河面碎金般的光斑,恰如那年陪嫁瓷碗里荡漾的面汤。

暮色漫过门槛时,最后一位食客在碗底压了枚银杏叶。阿英将它夹进泛黄的账本,那里还夹着女儿高考时的草稿纸、老李磨破的袖套布……灶膛余烬明灭,如老街的呼吸,她忽然想起30年前那个清晨,婆婆将面团放进她掌心时,瓦檐上落下当年冬天的初雪。

一碗面里沉着竹镇的春秋。南来的江风,北往的客商,无数个鸡鸣的清晨,都化作案板上的面粉。快节奏的生活里,老街人依然端着蓝边碗,日复一日在味蕾上复评乡愁。阿英知道,只要河水流淌,总有人会在某个黎明循着香气归来,捡拾那些被时光碾碎的记忆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